

乱世风云

[美] 贝尔厄·普莱著 郭凤高 译



乱世风云

[美] 贝尔瓦·普莱著 郭风高译

鹭江出版社

乱 世 风 云

〔美〕贝尔瓦·普莱著 郭凤高译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莲花新村观运里）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5.25印张 34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10422·25

定价：2.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美国作家贝尔瓦·普莱创作的畅销小说，迄今已被译成十二种文字。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马丁医生在事业上的不懈追求和在爱情婚姻上的几经挫折，展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幻、人情世故和种种矛盾，揭露了美国社会腐败、虚伪，以及妇女地位低下的阴暗面。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催人泪下。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尤其在描绘人物内心世界方面颇具特色。

引子 遭罚之日

阿迪龙达克湖上的冰断裂了，破碎了。泥泞的路上，颗粒状的雪终于化开了，滑到路边的沟里去。伊诺克·法雷尔医生从内衣袋里掏出表来，他走得很快。一过阿特金斯的农场，路就平坦好走了，再走三英里就到家。他把马车帘布拉紧，不让雨扫进来，打湿他闪亮的小皮包。这是一个用黑牛皮做的小黑牛皮做的皮包，还配有黄铜装饰。这皮包连同那本格雷的装帧考究的《解剖学》，都是他在爱丁堡的指导老师休·麦克唐纳医生临别时赠送给他的礼物。无论走到哪里，他总带着这本《解剖学》，虽然他肯定早已全把它记在心里了。每次外出，他还总带上流行的读物。天色已晚，他的马车在拼命地赶路，这时候才真正是他最好的、恐怕也是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他翻来翻去地找那本《荒凉山庄》，心想，狄更斯去世三十来年了，可是到了这新世纪的第一年，他的著作还象昨天写的一样。

东西都装在包里。琼老是整理，可总整不清楚。鸦片、鸦片酊、听诊器、蛇麻子苦药，这些好药，可以治疗十几种疾病，但就是找不到狄更斯，一定忘在家里了。该死，他老是忘带东西！要不是琼……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她那么贤慧、细心，而他呢——他是否能把自己看作是给家庭带来智慧和幽默的一种潜在的力量？

到家了，看得见两个并排的烟囱，前面的门廊和两间四方方的办公室，真是好极了！要是什么时候归还了抵押借款，那就更好了。看来这还要一段时间。谁能够设法收支平衡就算是个幸运儿了。他有四个孩子，第五个快要出生。

孩子们已快吃完晚饭了，小娃娃艾丽丝正坐在高椅子上，唧唧呀呀地讲着话。她看见父亲回来。

“我原以为你碰上这样的天气会回来得更晚些，”琼说，“天哪，帽子全湿了！灯笼裤也湿透了。坐吧，我去拿炖菜。我把它炖着，准热，还有甜麦包。”

“哈，晚上吃这些正合我的胃口。”

琼双手放在围兜上，围兜里怀着的孩子已有七个月了。她那惴惴不安的粉红色的脸被厨房里的热气熏得红通通的。四张孩子的脸都朝着伊诺克。这些孩子们长得既象他又象她，小伊诺克和艾丽丝明亮的杏仁似的眼睛象她；梅的脾气和笑的样子象他；苏姗伶俐、谨慎，象她。

“哦，今天这儿有什么事吗？”他问。

“没什么。嗯，对了，贝恩思夫人来过，她老是在你外出来的时候来这儿。”

“什么事？”

“又是沃尔特。象是说扁桃腺发炎，他老害这病。”

“我揣摩我得套车再去那儿。”

“真的别去了，已经忙了一天了，天又下着雨！再说，他们从没想过要给你钱，老是‘下次再说吧，医生’。”

伊诺克叹了口气。“我知道，但他是想付的，琼。贝恩思先生干活挺卖劲的。”

“你也挺卖劲的呀。”她站起身来，往他盘子里夹了些炖菜，又倒了点咖啡。“我用烤布丁做好了甜点心。”然后，

她淘气地说：“总之，我对她说了喉咙痛该怎么办。”

“什么？”

“我告诉她该怎么办，我听你说过不知多少遍，都能背出来了，你说对不对？脖子上包一块红色的法兰绒，胸口涂点药用鹅脂，打盆热水泡泡脚，用芥子粉末和樟脑冰降温，以防嘴唇开裂，对不？”

“爹，爹！今天我乘法运算表上已做到十一、十二的乘法了，我——”

“小伊诺克，”琼责备他，“你打断了人家的话。不管怎么说，这是大人谈话的时候，你不该在桌边讲话。”

“让他说吧，琼，你想跟我说什么，孩子？”

“我要你听我做乘法。”

“你听我说，你到客厅桌子上去做作业，我一吃完晚饭，就跟你来算。梅、苏珊，你们也走开。”

房间里又安静了。艾丽丝吸着奶瓶，琼把布丁盛在盘里，炉子里一块煤轻轻地掉了下去。

“赫蒂·辛普森的事真难处理，”伊诺克说。“我对你说过吧，这将是第十一次了，我想还是早些流产的好，我若迟一点到，她或许就流血致死了。我把子宫放正了，但我一早还要去，这真叫人担心哪，她脸色惨白。”

“她还没超过三十，对吗？”

“三十二，可看上去有五十了。”

“你很累了吧？”琼轻轻地说。

“我想，我是一坐下来才感到有点累。”

他透过窗户往外看，外面阴沉沉的一片漆黑，只有那湿漉漉的铁皮屋顶闪着阴冷的光。这天气就够乏人的了。好象春天来不了，雨永远下不完。

上床时，凄雨还在屋顶上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伊诺克听着这不祥的雨声，久久不能入睡。

早晨，看到雨没有小下来，他们感到十分惊讶。第二天一整天，雨一直照样不紧不慢地下，象战士庄严的行进步伐一样，稳步向前，从不停歇。

第三天也一个样。

接着刮起了北风。狂风怒号，整夜鸣着不停。倾盆的大雨瓢泼下来，房屋也在颤抖。阵风曳着暴雨，不断地抽打，工具棚的屋顶被掀走了，木板断裂，发出尖利的声响，伊诺克从他孩子正在睡觉的那间牢靠的房子里往外瞧，看到院子里的鸡笼还不动不摇。但他回到床上的时候，心里很不平静，觉得地球就要被撕裂了，并且飞出太阳系去。

午夜过后，雨不知不觉地小下来了，静心地听，还可以分辨出一滴一滴的雨声之间，有一小段时间的间歇。

早晨太阳终于出来了，金光灿烂。院子里的积水象个小池塘，有二英寸深。门廊屋顶下的麻雀，浑身湿透，聚在一起，吱吱喳喳地作着每天的祈祷。琼生着了富兰克林炉子。客厅里很冷，伊诺克匆匆做着祈祷。

“太阳会把这些水吸干的，”他说着啪地一声把大本的圣经合上，孩子们想知道今天学校上不上课。

“当然要上，不过路不好走，你们得穿上高帮套鞋。”琼告诉他们。

“我尽量早点回来，修一下工具棚的屋顶。”伊诺克说。“你能不能把工具擦干，免得生锈？”

琼把午餐装进了盒子，替梅系上围巾，用一个大别针将它在胸前别住。梅象他父亲一样，老是丢东西。

“咳，小伊诺克，注意别只管跑在前面。路上滑，你要

照顾好两个妹妹，特别泥泞的地方挽着她们过，别让她们摔倒了，弄得一身脏。”

“噢，”伊诺克说，“干吗老叫我？”

“你大了，八岁了，妹妹她们还小。”

父母俩看着他们三人一路走去。男孩很听话地走在两个妹妹中间。他们是父母的未来，是父母往日辛劳的结晶。三人笑谈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踢着路上的石子上学去，充满着爱，充满着希望。他们望着、望着，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二人相对而笑。琼回到厨房，慢慢地坐到靠窗的那张波士顿摇椅里，再品尝一杯咖啡。伊诺克到牲口棚套好了马。狂风暴雨下了三天，他只好呆在家里帮着做些家务事。这回，他得去好多地方。

中午，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又下起雨来了，不过这次下得不大，那个年青的老师朝窗外看看，觉得还没有必要提早送他们回家。再说这星期他们已经两、三天没上学了，饭后休息的时间里，小些的孩子在室内玩，几个大一点的孩子，穿着橡皮布雨衣跑到外面。总之，放学前不久，大约二点的时候，连毛毛雨也停了。

二点正，在小河上游一英里半的地方，那道旧泥坝出人意料地一下子塌了，真叫人难以置信。水流湍急，汹涌异常，泥坝被冲得分崩离析，只听得一片震耳欲聋的吼声，使人目眩的浪花卷到半空，摔打在一片废墟上，飞溅起耀眼的水花。大坝围住的那个湖里，湖水因冰雪消融而上涨了。湖水注入那条河，一路冲泻过来，涌进峡谷。水势越来越猛，象凶暴无情的军队，一路扫荡过来。

二点十五分，孩子们放学回家了。就在离他们四分之一

英里的地方，汹涌的洪水席卷而来，把整个山谷都淹没了。房子淹到二楼，塌的塌，垮的垮。水朝着几个孩子冲来。这时，孩子们正漫步回家。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他们先听到远处一片隆隆声，然后才看到水流涌来了。厄运无情地朝他们身后袭来，他们开始往前奔，一个个惊恐万状，大声叫喊着，爬的爬，跑的跑。但是，洪水比他们快得多。

临近傍晚的时候，伊诺克从小山坡上下来，看到了这场灾祸，他勒住缰绳。真是触目惊心。早晨那儿还是农场，还是道路，这时，全被水淹没了。山边的水一动不动，中间却依旧在奔流，泛起棕色的泡沫。

我的上帝啊，学校呢！那不是学校的屋顶吗？周围只有学校的屋顶是红色的。他整个人都瘫软了，差点儿站不住脚。一阵恐怖攫住了他，他听到自己对着马喊叫了一声，接着又抽了一鞭。他从没这样鞭过它。马拼命往前跑。

他站在高起的山脊上，在离水面有二十来英尺处往下看。树梢从奔腾的旋涡中露出来，留着斑斑伤痕。时儿有一条死牛，伸着僵直的腿，象在向上天哀求，还有被溺死的一笼小鸡，有冷箱，还有客厅的大理石面桌子。一只吓得魂不附体的猫，死死抱住了一根颤巍巍的树枝，张着嘴巴哀号，不过离得太远了，无法听清。

伊诺克哆嗦着，浑身冰凉。

他自己的房子正好在那边河水拐弯往东流的地方。他走近一看，水已经淹到了门前的台阶上，马厩在低处，所以，水淹到齐屋檐高，路口三棵茁壮的小枫树，有一棵连根拔起，被冲到院子的一汪水中，它的根须象扯断的筋肉一样一根根伸出水面。

他跳下马，蹚过齐腿深的水，上了门廊，撞开大门。

“琼！琼！”

水已渗进客厅，浸湿了布鲁塞尔地毯，还一直顺着客厅蔓延到厨房。到处都弥散着羊毛的恶臭味。

“琼！琼！”

他一步二级地奔上楼去。

“琼，看在上帝份上，千万给我一声回答！你在哪里？琼？”

他又上了马车，粗暴地勒着马，一路鞭打，赶到远离河水和洪水拐弯处的村中心去。

教堂周围摆满了四轮单座马车和运货马车，人们来来去去。他把车停在院子里。

“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吗？”他对一个认识的人说，但那人毫无表情，匆匆走开了。

从那张狭窄的楼梯上一直到地下室里都挤满了人，有往下拥的，有往回挤的。一位昏迷不醒的妇女正被抬上楼去，里面一片嗡嗡声，有的在轻轻地啼哭，有的在低低地交谈。

后墙的地板上，长长地摆着二排尸体，上面盖着被单和毯子。他从左边起把盖在一具具尸体上的被单掀开来。内特·罗杰斯，这位老太太和她的那个什么人同住——他记不起名字来了。吉姆·福克斯的孩子汤姆，他去年夏天得了小儿麻痹症，他很快地一个个看过去。

“医生！别！”有人抓住他的袖子，用力一拉。“医生！别！坐下！牧师德克斯特一直在找你，他想——”

“该死的，给我走开！”伊诺克叫道，他把手扭回来，接着再——

啊，上帝！上帝啊！他的孩子！小伊诺克，苏珊，还有梅，肩并肩地躺在一起，象洋娃娃一样，象圣诞节的玩具娃娃一样硬帮帮地躺着，梅的那条粉红色的围巾，象棉花糖一样粉红色的围巾，琼帮她打的，依旧围到胸前，一个别针把它牢牢扣住。

我的两个女儿，还有我的儿子。他听到一个声音，一个疯了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一个国度。他瘫倒在地板上，两膝嗦嗦直抖。

“啊，我的上帝，我的女儿，我的宝贝儿子！”

二只有力的手最后伸过来，把他拉开了。

他们把琼和艾丽丝带到教堂附近的房子里了。牧师德克斯特把伊诺克领到那儿去。

“他们把琼的事告诉你了吗？”他问。

“什么事？”

“琼，”牧师温和地说。“她休克了，你知道吧。不过女人们知道该怎么办的。他们照看着她。”

“休克？”对了，琼怀着七个月的孩子。他怎么早没想到——他必须想想，她会需要他的。他加快了脚步。

在一间怪样子房子的厨房里，艾丽丝坐在高椅里，一个壮实的女人正用汤匙往她口里送麦片粥之类的东西。她好象总是坐在高椅里让人喂。

“她就在这里面，睡着呢，”那个身体壮实的妇女对伊诺克点头说。

他认得这个女人，因为村子里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可是他又想不起名字来。他走到卧室的门口，转过身，犹豫了一下。

“她——她看到他们了吗？”他问。

“不很清楚，”女人说。“牧师在这儿，他不会让她看的。”

“感谢你，牧师，”伊诺克对他说。

他站在那里看着她的妻子。她的脸贴在弯起的手臂上，黑发蓬松着，他把毯子轻轻往上拉，盖住她的肩膀。刚才失去了理智，现在又回来了。人体是如此脆弱。人生是如此娇嫩！她瘦得皮包骨了。是啊，多年来，生儿育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倾注了她所有的爱。所有这些，象隔年的树叶被扫个一空，没了，似乎本来就没有过。那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那种有学识的成年人的庄重，全都失去了，全都不存在了。啊，我的孩子呀！叫声哽噎在他的喉头。

“医生？”

房子的主人——费尔班克斯，对了，对了，他是叫这个名字——走到门口。

“医生，我能跟你说几句吗？我和我的兄弟哈利去过你那儿。嗯，你知道你那个食品间吗？哎，那棵枫树倒下来，把屋顶捅了一个洞。不过，我们想，如果你能买点材料来，哈利和我可以把它修好，不管怎么说哈利还欠你钱。你知道林赛河边被击断的树枝吗？它被洪水冲到六英里外。”

“谢谢，”伊诺克说。

“谢什么，医生。我们都愿意为你尽点力，我说呀，还好你把母马带走了。马厩几乎全被淹了。

剩一条马？可我的孩子？给我滚开！他想叫出来。好心的傻瓜，滚远点去吧！

“你夫人醒来时，我会去叫妻子沏茶的，”费尔班克斯说。

琼睁开双眼，“我没睡着，”她低声说。

伊诺克跪在地板上，脸贴在她的脸上。他的冰凉的，湿漉漉的脸贴着她的湿漉漉的脸，一动不动。

“上帝的旨意，”过了很久她轻声说。“他要他们同他一起回去。”

上帝的旨意是把他们的孩子溺死吗？他是牧师的儿子，伴着圣经长大，他不能相信。上帝是造物主，对吧！上帝制定了公正的法律，给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灵绳之以法，干吗偏偏让孩子去死呢？真是无稽之谈！废话！这样一想，他的心就安了。

“是呀！”他喃喃自语，“是呀，”他用另一个手理理她的头发。

“我爱你，”她说。

我爱你，她这样说。她含着血和泪，悲和痛说我爱你。她伸出双臂，想把他拉得近些，可是手落了下去。她太虚弱了。他知道她要他吻她，他俯身触了触了她的双唇。

然后，他说：“琼，琼，我的爱人，我们再从头开始吧，我们要互相爱护，我会照顾好你，艾丽丝和自己的，就剩下我们三人了。”

“你没把他忘了吧，那个新生的？”

“他是谁？”

“小娃娃，是个男的，你还没见过他？”

“可我原以为——”

费尔班克斯夫人端着茶进来，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你以为是死胎？不，不。医生，看这个，”

她打开窗帘，寂静的夜空把淡紫色的光映进房间，好不凄凉。窗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伊诺克所见过

的最小的婴儿。几乎比不上肉绒绒的小兔子，他这样想。

“上星期我买了一双保暖防水套鞋，好在那个盒子还在，”费尔班克斯夫人说。

琼叫道：“我想给他取名叫马丁！”

“嗯，那也行。”他看看小孩。如果连盒子，有四磅重，将近三磅半吧，他揣摩。

“可怜的琼！可怜的羔羊！”费尔班克斯夫人悄悄说，“可能这个也保不住呀！”

婴儿焦躁不安，两个小手摆来摆去，毯子底下的小腿微微抽动。他哇地哭了。那张娃娃脸皱皱的，红红的。他睁着双眼，象在抗议，或是受了惊慌。

费尔班克斯夫人摇摇头，“不行，”她重复着说。“他活不了。肯定活不了。”

某种感情涌上伊诺克的心头，他愤怒的拳头在空中挥舞。

“不！”他忿忿地叫道。“不！看那双眼睛中闪出来的生命之光！他一定要活下来，他会健壮起来的。上帝帮助我吧，他会好起来的。”

第一卷 攀 登

沿着长长的斜坡到了坡顶，父亲把马朝阴的地方赶，勒紧了缰绳。他脱下羊毛夹克，放在靠近马丁的座位上。

“管它什么职业的尊严！”他说，“下一个病人就只好看我穿着衬衫给他治病了，他愿不愿意都一个样。”

太阳走在季节的前面，妈早上说过这样的话，扶柩仍开着花，居住在谷仓的燕子，到了内战阵亡战士纪念日几乎还没有从南方准时回来。

“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爸说，“让这母马休息一下。”

满身是汗的马顿着脚，甩着尾巴。刚才，有半个小时，它一直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与其说是嘶叫，到不如说是在抱怨、诉苦。

“是什么东西让他感到烦扰，马丁。”

“黑苍蝇，你说是吗？”

“没有呀，你看见吗？”爸爬下车，把马检查了一遍。他把肚带拉到一边，发誓说。

“该死！该死，看这儿！”